通志堂經解

C12
1.411
446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五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周禮闕之或作大卷

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

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

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夏禹樂名也言禹能

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

禮曰大濩大武

孔氏曰此論六代之樂咸池備矣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

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也咸池雖黃帝之樂堯既增改

脩治而用之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至周謂之大咸冀帝

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至周謂之

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故周禮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

通志堂

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六卷當大章也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爲民除殘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

石林葉氏曰咸池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長樂陳氏曰舜有紹堯之至德故樂謂之韶禹有中國之大功故樂謂之夏由夏而上言樂之名而不言代由殷而下則言代而不言樂之名者蓋世遠則樂之名難明世近則樂之名易知以其難明故詳之以其易知故略之也又樂書曰堯作大章以其煥乎有文章也黃帝作咸池其咸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堯之俊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皐陶

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故伊尹爲之作濩武王以武定亂故周公爲之作武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雲之爲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次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

延平周氏曰法成於堯而天道備故曰咸池備矣文極於殷周而人道盡故曰殷周之樂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章咸池黃帝堯舜之所以同用也韶謂之九韶九者樂成之數前乎舜則堯非不繼舉也後乎舜則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樂言繼者蓋法成乎堯者也在舉

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爲已協禹雖繼之而不足爲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無不順之謂備無有餘之謂盡

馬氏曰堯德明於天下故作大章以章之黃帝之德所施者博故作咸池德之所施者博故曰池民之所順者衆故曰咸湯武所爲豈其心之所欲出於不得已也蓋其人道極於此故曰盡矣

山陰陸氏曰言章備咸池之樂故大章一名大咸濩曰韶濩蓋亦以此韶雖禪猶繼也若禹繼舜不足當之即付朱均雖繼絕矣夫文反繼爲絕蓋如此凡樂後無所加則備中無所含則盡備猶可也盡甚矣

延平黃氏曰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而已則簡地堯之樂有咸池則備矣韶夏文樂也濩武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缺武商周之樂有濩武則盡矣大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

慶源輔氏曰大章章之也言帝德之章著也德至於可名則非其至矣故曰咸池備矣咸池非可以名義求也以大章而視咸池則咸池備矣此所以先言大章後言咸池也若韶繼也夏大也視大章則又殺矣曰濩曰武則又韶夏之次也故曰盡矣言無餘蘊而不復可繼也由是觀之則樂可知

金華邵氏曰樂盡則德有所不足文王清廟之瑟猶有遺聲則德有餘而樂不能盡也商周之樂盡矣豈湯武之征伐有歉於三聖揖遜之盛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記者之意或得諸此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敎者民之寒暑也

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鄭氏曰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

孔氏曰此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以法治者若樂善則治得其善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張氏曰此明施樂須節也既必須節故引譬例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飄灑淒厲不言時者則穀損民饑也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化故謂樂爲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奮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爲萬民之風雨也先王爲樂必以法制治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

長樂陳氏曰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而爲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以輔成治功也寒暑不時而愆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若其能不饑而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弦而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耶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耶然則先王爲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民之行象

德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徃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爲疾食不足爲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得其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適其節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教得其時事適其節莫非和之所致也和者樂之道故繼之以先王之爲樂焉上所言教之時事之節皆法治之意以樂爲法則莫非善法以樂爲治則莫非善治

馬氏曰古之爲教者常興於既富之後蓋彼爲救死而恐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故其序必在於富庶之後而使之田足以耕而爲之食宅足以桑而爲之衣元元皆樂於其食之餘而凍餒之苦不及於父母兄弟然後謹庠序之教而孝弟得以興於暇日也此教貴得其時也天下之事大小有大而非可以一二言之皆不可以無節故農事既興而麻事隨興野功既訖而宮功尋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講事在於農隙之際此事必宜其節也

山陰陸氏曰教無樂則不時事無禮則不節言樂以法象其治善則行如其德若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行可謂不愧於德矣蓋行見於行事固有不能如其德者也故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延平黃氏曰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乘物故不時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暴害物故不節則饑教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寒

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而立教故不傷世通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先王之爲樂也於天下也法治於已也則行象德然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固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顧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延平周氏曰有樂而無禮則流故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則善善則民之行亦象德矣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天下之事必貴乎得其時與節先王之禮樂亦不可拂其時與節也故引天地之道以言之

夫黍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黍爲作也言黍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級猶止也

孔氏曰自此至著其教焉明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黍養也先王由酒之流生禍因爲飲酒之禮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也故鄭知壹獻爲士饗禮所獻酒少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是意在恭

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人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石林葉氏曰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易以需受之以訟曰飲食必有訟蓋原始要終之意如此

長樂陳氏曰飲酒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壘其鼓有節爵以角觚以兕以至傷而爲觴單而爲觶孤而爲觚爰而爲散散而爲散止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然合歡以爲樂非樂其情必以象德酒食以爲禮非淫其德必以綴淫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釀黍以爲酒固已美矣又加之以蓼烝焉則美之至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謂是乎一獻之飲酒禮也一獻以見飲之少百拜以見儀之多楊子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亦以是而已蓼與匊蓼之蓼同謂養之也酒所以爲饗禮食所以爲食禮饗食之禮凡以通賓主之情合彼此之歡也歡既合矣必有樂以和之故繼之樂以象賓主之德以形容於樂故以象言之樂之所樂不能無淫必有禮以節之故繼之禮以綴淫淫過也

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皆酒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絶之因爲酒禮以節之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而有禮以節之也人心有相得之歡無以見則寓於酒食故酒所以合歡德無形而樂有象德蘊於中而無以發則寓於樂故樂以象德禮所以節人心而使之知所止故禮者所以綏遥也

延平黄氏曰酒之養人猶其教其事酒之流生禍猶其不時不節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所以節其流　又曰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於絶者以其有酒食以合歡甚歡而不至於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綏遥

慶源輔氏曰物之流生禍者多矣此姑舉其一也亦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故舉以戒焉人固有自然之德所謂和者是也故作樂以象之而使之常不失其自然又慮其過也故制禮以綏止之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樂之分皆以禮終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哉天事之大者也闔敗冠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大者也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而分定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於吉曰福以知凶之爲禍於凶曰事則吉無非事分以言其有定分而不可犯也若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則不能以禮節其哀矣魏文侯聽鄭衛而不知倦則不能以禮節其樂矣

馬氏曰大事者言其凶事之大者也大福者言其吉事之大者也哀樂之情皆生於中而禮者所以飾之也以禮哀之而哀不至於過以禮樂之而樂不至於極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此言有禮以節之

慶源輔氏曰有禮以哀之喪禮是也有禮以樂之嘉禮是也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也

延平黃氏曰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鄭氏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

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好惡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所樂則莫非正也發其所樂而爲樂則莫非和也以其正故可以善民心以其和故感人之深有以善之又有以感之則所以移風易俗也

長樂陳氏曰善民心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爲仁義禮是非之心達而爲智感人深則動蕩血脉流通精神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繇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爲柔至惡之俗可移而爲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爲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爲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者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爲教則其道或幾乎息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聖人以見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尚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爲移更有爲無曰易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人不能無樂而先王亦不能無樂故樂也者先王之所樂也先王因其樂而著其教焉人之善性雖皆出於天而風俗則未嘗同先王盛時能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以其有樂也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延平黃氏曰衆人所樂者物之盛聖人所樂者德之成惟樂出於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出於衆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

金華應氏曰漢志云其移風易俗自一獻百拜而終日得醉以至大事大福哀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事之淫以謹夫敎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無禮也而曰著樂之敎蓋禮樂初無二理禮有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爽則寒暑不忒矣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然後心術形焉

鄭氏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從此至淫亂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所感而起及合成爲樂又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爲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爲惡是樂出於人而還以感人猶雨出於山而

還以雨山火出於木而還以燔木也此言人由血氣而有心知其性雖一所感不常故云而無喜怒哀樂之常內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而念慮興動也術謂所由道路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之所由道路見也長樂陳氏曰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動無哀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之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無爲也應感起物則其心動矣故其術於外莊子所謂有物捈之而出是也上言血氣心知而止言心者蓋別言之雖有血氣心知之異合而言之萬一皆本於心而已

慶源輔氏曰血氣心知民之所不能無也故曰有性哀樂民之所不能一也故曰無常應感起物而動猶言於物而後動應物而感因物而起則有動焉動而後心術形心術猶孟子所謂仁術也

金華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道心惟微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此心惟危也扣之則應觸之則感相激相生循環無端皆緣物而起物動於內而心形於外也所性曰心知心之虛明未嘗不靈也所形曰心術心之動則不勝其多事矣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也賁讀爲憤憤怒氣

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傚也肉或爲潤

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殺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寬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廉安也君若道德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略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貫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剛毅肉言人肉多則體肥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寬裕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諧動則民皆應之而慈愛也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靜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濫皆謂樂之曲折音聲疾速如此則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皆據君德及樂音其意易盡者則一句四字志微噍殺是也難盡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

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可知也

長樂陳氏曰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貫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由前則以心論聲而其辭略由後則以音論民而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總而論之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

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爲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者猶夷狄謂之狄以其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慢易者非傲慢之慢特言其過耳繁文簡節者文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則蹈厲之厲猛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之而不已末與風淫末疾之末同奮末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又虛而得所好也狄成言狄強而成滌濫言滌而泛濫也

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所謂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先王之爲樂尤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蓋志微則噍殺之音作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則繁文簡節之音作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則奮末廣賁之音作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餘放此鄭氏謂簡節少易也肉肥也狄濫往來疾貌皆非是文繁而節不簡則失之繁節簡而文不繁則失之簡肉而無好則失之實好而無肉則失之虛順成言順以著逆狄成言狄以著華

延平黃氏曰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志則有意識情慾可動意識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氣心智不能搖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不爲憂思搖亂而異其音焉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風易俗

慶源輔氏曰慢猶緩也對怠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繁文所以極其盛簡易所以著其誠內好猶倫言美滿也嗜心感者易失之流故以其流者言之於其終又有以見其始五者亦皆有過焉故下言先王制樂使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

孔氏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自此至深矣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樂也自然謂之性念慮謂之情先王制樂本之情性稽考也既得人情之性念慮謂之情先王制樂本之情性稽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裁制之以禮義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使感陽氣者不散陰主幽靜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暴怒柔不至恐懼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而發見動作於外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五常之行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知土性信也

張氏曰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王制正樂化民也陽謂稟

陽氣多人也陽氣舒散稟陽多則奢陰氣閉密人稟陰多則縝密今以樂通二者之性皆使中和故陽者不散陰者不密也

長樂陳氏曰本之情性而明樂之情稽之度數而明樂之文有情有文然後裁之以禮義故能幽合生氣之和則和於天明道五常之行則同五常之行幽合生氣之和則和於天明道五常之行則同於人和同天人而至於無間故能使之陽不散陰不密剛不怒柔不懾不散者陽中之陰不密者陰中之陽不怒者剛中之柔不懾者柔中之剛四者條暢於中而發作於外是以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又樂書曰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六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自黃鍾之長而以黍累之則別於分忖於寸蔑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審矣自黃鍾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

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在天下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人而必絕要在稽之而已稽之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矣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百體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乖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喜心感者聲發以散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是陽易失之散陰易失之密也怒心感者聲粗以厲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是剛易失之怒柔易失之懾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密而不密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懾而不懾一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陰陽之聲陂聲散險聲斂正聲緩陂則陽而散斂則

陰而密陽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密其正聲之緩乎論陰陽如此則剛柔可知已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不奪陽而密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囉剛不奪柔而恕夫然則聲相應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而樂之道歸焉爾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爲齊樂之成詩以笙磬同音以籥不僭爲周樂之美皆此意歟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陽之氣自得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之於地者言之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情性之在物者有理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流也又制之禮義如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無乖故陽舒而不散陰慘而不密剛不至於過柔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嚴陵方氏曰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六寸此樂之度也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此樂之數也情性由乎內故言本度數存乎微故言稽生氣者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生氣也五常者五行也生氣固有和矣唯樂以合其和然後其和不離五常固有行矣唯樂以道其行然後其行無礙陰陽兼物言之也剛柔指人言之也陰陽不言氣者陰陽不嫌於非氣也陽不散陰不密然後得其暢故曰暢陽不至於散則陽交陰故也陰不至於密則陰交陽故也故曰交其暢也豈非和之所致乎剛柔之氣亦若是而已夫然後發之於外足以起事作之於外足以成功且皆各安其位而不相奪矣

馬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故稽之度數當於人心不合於度數合於度數而不當於人心皆非所謂善樂然而制之不可以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義人受天地之和而生蘊於中則爲性發於外則爲行故合生氣之和於內而道五常之行於外陰陽剛柔之性皆當其位而不相奪也陰陽剛柔之性皆當其位而六通四闢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延平黃氏曰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樂之文制之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爲道則剛柔爲德陰陽爲德則剛柔爲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之發不散不密陰陽之中也不怒不懾剛柔之中也有中性然後有中德有中德然後有中氣樂者本於性發於德而作於氣者也慶源輔氏曰喜心感怒心感者是謂情性度數謂律呂生

氣天地生物絪縕之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凡音之起於人心生故本之以情性律呂者天地自然之數故稽之使有所合大樂與天地同和道順也順夫五常之行使動而不失於流散則陽中有陰靜而不至於固密則陰中有陽剛不過於怒則剛中有柔柔不失之懾則柔中有剛舉此四者以總上六者陰陽剛柔四者交暢於人之心而發於外之樂交暢於中則作於外者疑於無倫今也各安其位而不相陵奪然後爲樂之至本之情性則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稽之度數則皆安其位而不相奪

金華邵氏曰此言著其教之意先王將以著樂之教必先立其本而後樂可作其本不立則不過聲音器數之末何以感人動物故先本之情性使出於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非人僞能爲者然後稽之度數如律呂之損益宮羽之

小大制之禮義如用八用六宮縣軒縣也夫情性者樂之本然無所養則本喪矣合其義之和而使之不乖道其行而使不它適至四者條暢交感各安其位則得所養矣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日之日猶益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樂舞教國子是也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以象事行宮爲君商爲臣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聚會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

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省審其文采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采成文即上聲成文是也繩是度量之物謂度量之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爲樂器使音聲相稱也若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強各目倍半爲鈲是其小大也鄭氏註高聲正聲見周禮與同註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宮終於羽比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鄭註宗廟黃鍾爲宮以下大司樂文黃鍾律之最長者應鍾律之最短者引以證經之終始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也先王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於樂以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

記者引古語言樂觀之益人深矣

長樂陳氏曰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祇庸孝友之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學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爲簡節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爲繁文之悠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等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文則文采均聲之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下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詩

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小大其用固有終始蓋難以一隅舉述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大小終始矣繩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各安其位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立之學等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所以觀其事之深也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於樂所以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無形無聲則樂深之又深載道而與之俱且將

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

嚴陵方氏曰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所以辨之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若舞勺舞象所謂立之等也節奏惡其狹故曰廣文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性之所稟故曰以繩德厚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序也有宜則不可以無稱故律而述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以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絕若宮音濁而大羽音清而小蓋律小大之稱也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蓋比終始之序也凡此皆發於情之所動故曰以象事行夫德本厚或爲物所遷則失其厚唯正之以樂然後歸厚焉故於德厚言繩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皆人之倫也莫不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其深矣

馬氏曰前言樂之道備矣然非廣其教則不足以傳後世故立之學等以至於親疏貴賤皆形見於樂樂之作則奏樂之止則節奏合而成文采而以繩其德厚也人之性雖出於天而非樂則無以成其性故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之華德者性之端所謂德厚也樂者德之華所以繩德厚也律述也樂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唯其稱而已樂有始有終始之序不可亂也若五音大不過乎宮細不過於羽此小大之稱也大師之奏始作翕如至於繹如此終始之序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皆以象事行也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此樂之器所象也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樂之作所象也康成釋律謂之六律則其說似非也樂者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歌

者在上匏竹在下故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自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以至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觀其樂可謂深矣然禮樂政刑其極一也而獨以樂爲深者蓋禮與政刑者皆所以約人於外者也樂者所以和人之中者也故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延平黃氏曰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矣故本諸情性而爲之樂焉及以感通之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恭於君臣親之於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夫恭之延平周氏曰先王作禮樂天下之理莫不具焉而樂爲深山陰陸氏曰樂觀其深若季札觀樂是也夫樂窮之而益遠故孔子爲之三月不知肉味

慶源輔氏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即上所謂繁文簡節也節奏貴簡潤文采貴繁縟省謂察之恐失之不及也上言先王作樂此言先王以樂寓之學宮而以教人以繩正人固有之德使不失其厚也事之行也必有小大之稱終始之序故先王之於樂亦律而比之以象夫事之行焉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樂通倫理其是之謂乎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

氏曰黃鍾者子之氣陽律之長也而林鍾可謂遠矣乃損而下生林鍾者未之氣陰呂之長也而大蔟可謂遠矣乃益而上生此親疏之理而見其父子相繼之禮焉宮有宮覆之義而其尊爲君商有商度之義而其卑爲臣此貴賤之理而見其君臣相濟之禮焉黃鍾之管其寸九則所生在先而爲始中呂之管其寸六則所生在後而有繼此

長幼之理而見其兄弟相序之禮焉律不能以獨生也必下以求呂呂不能以獨成也必上以附律此男女之理而見其夫婦相親之禮焉

吳興沈氏曰山川草木翕張動靜皆樂觀也深言其妙而難知觀若大觀在上之觀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惡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論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也敝謂勞敝煩謂煩擾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

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世亂也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而樂淫也世亂非無禮樂也禮慝樂淫則禮樂之名雖存而其實已亡矣

慶源輔氏曰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總上二語敝謂傷敝煩謂勞煩土敝水煩皆陰陽之氣衰息故也物者氣之所生也禮樂者世之所形也慝反善之辭禮慝如世俗委巷之禮也禮易失之慝樂易失之淫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孔氏曰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淫酗肆虐是流湎以忘根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姦淫之聲狹謂音促則感人思其情欲條遠也暢舒也賤謂棄而不用也

長樂陳氏曰禮愿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貌爲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爲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嘽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動條

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濟爲和高下一致爲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樂書

嚴陵方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睢之樂非不哀也然所以哀者窈窕之難求是乃所以爲莊非不樂也然所以樂者淑女之爲配是乃所以爲安今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也詩云無感我帨兮或言感或言滅相備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鄭氏曰成象者謂人樂習焉

孔氏曰自此至贈諸侯也爲樂象之科從此至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逆氣謂回逆之氣即姦邪之氣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言乖違邪僻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

也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也而姦聲則乖此人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也而逆氣則反此然氣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也象之所見則樂之所形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則新樂之發非治世之音也順氣成象而和樂興則古樂之發非亂世之音也夫命有正有不正性有善有不善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然則聲有姦正氣有順逆樂有淫和不亦感應自然之符耶聲之邪正既異其所倡則氣之逆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有應矣逆氣而淫樂興順氣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分矣凡此非特人爲然萬物亦莫不各以氣類相感動也古之

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雪霜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終歲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以至鮑巴鼓瑟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而已然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異所應者異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夫聲無非樂也樂亦無非聲也然單出爲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爲樂言聲感於上而樂興於下又以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言回則知其有莊言邪則知

其有正又或曲或直焉此言其聲之別如此夫順氣則成順象逆氣則成逆象此以類相動也以類相動其理然也故曰萬物之理各以其類相動也

氏曰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昔顏淵問爲邦孔子對云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蓋樂聲有四慢則不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之不正爲邦以禮樂爲急樂以放鄭聲爲先故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此言淫樂和樂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不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揚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以無不敬爲先周官論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爲先馬氏曰象者見乃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故曰聲者

樂之象倡和有應故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皆以類相動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爲哉自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爲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唐太宗時張文收請改正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其說未盡善然得其大義矣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即上所言是也至萬物又言其不特在樂而已泛推物理亦莫不然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

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鄭氏曰反猶本也術猶道也

孔氏曰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行不留聰明不留停於耳目也不接心術謂心不存念也設謂設施由從也

張氏曰君子人君也民下所習既從於君故君宜本情不使流宕以自安和其志萬物之理以類相動故君子比於正類以成其行也諸行率由順正以行其德美化其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行歸於善則德全矣姦聲可以爲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爲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義而已 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比類所以別其等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鄭衞則爲姦聲紅紫則爲亂色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之心術內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來而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內外深淺之別也以慝禮不接心術故惰慢不設於身體以淫樂不接心術故邪辟不設於身體蓋心術之動則氣有所襲故也義者宜也由乎順正則

所行無不宜矣

山陰陸氏曰反情以和其志情所謂可有否焉是之謂反情以和其志故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比類以成其行若德不足以比太王則雖效死勿去可也若紀侯大去其國是不知比類以成其行之過也義義也順正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目之於色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修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身體以內治外也夫如是則耳之綦聲目之綦色鼻之綦臭心知百體之綦佚共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司聞鼻司臭皆由順二

建安眞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慶源輔氏曰反其情之所自發也人情亦無不善及其流則有惡者矣故反情之所自發以和其志情出於性志存於心類省也伊川解詩克明克類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不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克類也此義亦然君子以成德爲行言比類其德以成其行也不留不接不設制於外所以養於內也內得其養則發於外者無不中

節矣故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順則不逆正則不邪所由者順正而所行者又不失其宜也凡此者皆所以自養之道已得其養則樂之本立矣故下言作樂以奮發其德不曰耳目而曰聰明聰明耳目之德也耳不可使之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留於聰明可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自此至皆寧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此謂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諸樂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

謂神明來降也感動四時使氣序和平故能著萬物之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

馬氏曰反情以和其志者和於內也比類以成其行者善其外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言耳目之無所蔽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此言心之官無不善也其詳至於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則樂之實備然後發以聲音而至於著萬物之理樂出於心而後形於聲音故發以聲音發聲音而後舞動其容故動以干戚獨聲不足以爲樂故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干戚非備樂也故動以干戚而又飾以羽旄在己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蓋樂有本有末故其所至者如此長樂陳氏曰發以聲音而爲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爲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爲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爲文德之

容從以簫管而爲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九成爲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而不著乎 樂書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所以爲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爲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至陰之德肅肅出於天至陽之德赫赫發乎地上下各有所至故曰至德夫相合以爲光相濟以爲和以義固相合矣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不乖

慶源輔氏曰有諸內必形諸外故發之以聲音者則聲成文者也寫之琴瑟則其文益顯矣詠歌不足則至於手舞足蹈故動以干戚飾以羽旄樂既形於音則有干戚之舞然又不可無飾故飾以羽旄動謂發揚蹈厲發揚蹈厲容又從之以堂下之樂上舉琴瑟下舉管籥則其餘者可知矣奮至德之光明猶大章章之也之類奮與豫卦雷出地奮同故彼亦言作樂崇德也動四氣之和謂感召四時之和氣著萬物之理即所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故曰樂通倫理者也

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至德之光以樂而奮四氣之和以樂而動萬物之理以樂而著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

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氏曰在己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

地則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迭相爲經

鄭氏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鍾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鞮鞻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中呂

孔氏曰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天鍾鼓鏗鏘寬廣壯大以象地終於羽始於宮象四時變化終而復始也舞者周匝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五行之色謂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曰五色也八風八方之風律

謂十二月之律樂音象八風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一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次明庶風次清明風次景風次涼風次閶闔風次不周風次廣莫風皆間四十五日而至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謂晝夜百刻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謂十二月律互爲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謂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始倡和清濁謂十二月律先發聲爲倡後應聲爲和律長者濁短者清迭相爲經謂十二月之律還相爲宮是樂之常也

長樂劉氏曰清明象天言合樂之聲清亮而高遠也廣大象地言宮縣之位廣大而含容也小大不類而義實相成也終始不斷而理實相生也是以倡和清濁迭相經紀以成天地之化

長樂陳氏曰天職氣覆而清明地職形載而廣大運行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而不可掩者以象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以象地也非特鍾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黃鍾六同終於夾鍾始於大呂皆象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舞動其容以要鍾鼓俯會之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皆象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已五聲之節奏合爲文采莫不雜比成文而不亂則宮爲君足以御臣商爲臣足以治民角爲民足以興事徵爲事足以成物羽爲物足以致用夫然則各得其所不相陵犯而無淫濫之音矣不言五聲而言五色者爲聲成文而言也八風象八卦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㬥爲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閶闔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鍾之律而黃鍾冬至之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太蔟之律而大呂太蔟大寒啓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呂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

小雪之氣也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而和樂興而正聲格矣尚何姦聲之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五聲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以五聲可益而爲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人亦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以十二律六十律六十律可益而爲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爲妄田琦以何妥爲當可謂知禮矣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黃鍾以本之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耶說者以百刻爲百度何其誤也聲音律呂發越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唱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而其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要合清濁之中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爲體無常以爲用非知眞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鞮鞻至應鍾爲

清黃鍾至中呂爲濁豈迭相爲經之意邪樂書

嚴陵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祝樂之始也止之以敔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周也以反爲文樂之還也五色即五行也五行則言其道五色則言其質非有其質則文無所附方言其成文故以其質言之五行播於四時故天地之文作於春夏而成於秋冬相生所以相成相剋所以相治故曰成文而不亂律十有二宮以應歲十有二月合而爲四時四時分而爲八節八節行之以八風故八風在天則應乎八節在地則位於八方在易則畫於八卦在樂則播於八音其所以從律則一也律述氣者也風則天地之氣也風從律之所述則應期而不姦矣百度者晝夜之刻數也陽長則陰消則晝得

數爲多夜得數爲少陰長則陽消則晝得數爲少夜得數爲多得數多者其晷長得數少者其晷短長短者度之所起也故謂之度陰陽一消一長晝夜一短一長雖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曰得數而有常小者陰也大者陽也成雖陰之事然非陽以生之則陰無自而成故曰相成終者陰也始者陽也生雖陽之事然非陰以成之則陽亦無自而生故曰相生倡者爲先和者爲後清者爲升濁者爲降倡和者陰陽之氣先後之序也清濁者陰陽之氣升降之體也方其倡之得位則倡者爲經和者爲緯矣及和之得位亦若是也清之得位則清者爲經濁者爲緯矣及濁之得位亦若是也雖然此特其大槩耳至於播之於樂則五音六律其聲亦莫不有倡有和有清有濁焉迭相爲經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清明象天之德也廣大象地之體也終始象四時之所行也周還象風雨之回合也聲成文謂之音五色成文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聲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小大精粗皆有數故天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爲五聲地之中數六而因之以爲六律至於樂之始則柷柷之數其方二尺四寸此三八之數也其深一尺八寸此二九之數也九勝八陽勝陰也此樂之所以作也至於樂之終則有敔而敔之數其鉏鋙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此十之數也十勝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以止也凡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爾小大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始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

山陰陸氏曰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蓋有不可以意言傳者鄭氏釋之如此是徒見形表而已而遺其精神也周還象風雨樂出於虛而復於虛也若春行秋令泰風暴雨總至則五色不成文八風不循律矣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若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是也

氏曰周乎天地之間者五行也播五行於四時者十二律也自春徂夏陽以動土爲功樂則始作翕如非象春夏之始乎自秋徂冬陰以作成爲事樂則繹如以成非象秋冬之終乎非特此也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以象四時之變通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以象四時之周流樂之迭相爲經四時之迭起是也樂之還相爲宮四時之無窮是也以至於律而序之終於無射始於黃鍾分同而序之終於夾鍾

始於大呂分舞而序之終於大武始於雲門　又曰其絲多者其聲淫其絲少者其聲清故宮以八十一而最濁羽以四十八而最清此五聲之清濁也其管短者其聲清故自黃鍾至中呂爲濁從蕤賓至應鍾爲清此十二律之清濁也

廬陵胡氏曰如詩歌清廟維清言樂與德皆清明也如奏文武樂與德皆廣大也

金華應氏曰自反情和志以下即樂以養其內而謹其所感於外也自發以聲音以下備樂以形於外而發其所養於內也清明者天之氣樂之瞭如者象之廣大者地之體樂之翕如者象之終始周還者四時風雨之變樂之純如繹如者象之合之則象兩儀分之則象四時增以中央土則爲五行分以四隅則爲八方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是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樂作矣故此言樂之理樂之清明則象天樂之廣大則象地此可以默識而不可以言傳始終始則象四時周還回復則象風雨之生物不一而止故樂之周旋回復似之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見相生無窮也此其所以象四時色疑聲字文誤也五聲成文而不亂言在樂者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言在天地者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言在人者也終又雜舉在樂者言之度量衡

皆生於黃鍾之宮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孔氏曰樂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變移敝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

張氏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文王之國自有文王之風桀紂之邦亦有桀紂之風桀紂之後文王之風被於紂民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長樂劉氏曰樂之道行而人倫清矣非禮勿聽則耳聰非禮勿視則目明非禮勿言則氣平非禮勿動則體暢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

嚴陵方氏曰樂行言樂化之行也倫清言人倫之清也蓋樂行則天下和而不乖人倫不為淫風所動汙俗所染故清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耳聰則是非可以審目明則真僞不能蔽血和則憂樂無所乖氣平則喜怒不妄作自一人之身達之天下國家則倫清之至也

馬氏曰倫者理也言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清言其莫不和親莫不和順莫不和敬也耳目聰明言不為外物所誘也血氣和平言不為外物所觸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樂之效也

長樂陳氏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確乎鄭衛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內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

於其終則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樂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蕩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其心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且能感人深如此又況人君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尚爾況天下乎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閒濮上之曲姦聲尚爾況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矣荀卿言樂行而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清自樂言之也　樂書

慶源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言樂之功效以結之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紛亂之患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六言之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

孔氏曰前經言正樂感人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因上起下之辭所以名樂者是人之所歡樂也君子所樂在於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樂在於欲得其欲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道制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若小人在上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

張氏曰引舊語樂名廣證前事因其人所樂而名爲樂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而名通故皆名樂君子在上小人在

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不敢爲亂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欲忘於正道天下從化皆爲亂惑不能安樂

河南程氏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從之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馬氏曰君子小人爲樂則異君子者從其大體者也故樂得其道小人者從其小體者也故樂得其欲道者出於天下之公欲者出於一人之私君子以心導耳故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小人以耳導心故以欲忘道惑而不樂

長樂劉氏曰樂者樂其禮之盛行也不曰樂得其道乎小人由之以享五福不曰樂得其欲乎

嚴陵方氏曰君子能知樂之情故由情足以得其道小人但見樂之文徇文止能得其欲道與欲所得皆樂也然道有義故足以制欲欲既制則其樂不流而治生欲無窮故至於忘道道既忘則其惑不解而憂生

焉樂之由中出者也樂得其道而正樂與者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內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樂不赴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慮其樂之去則惑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此又總言樂之義而君子小人所樂不同以見上所言者君子之樂也樂得其道則和平恬愉此樂之眞也樂得其欲則沈湎淫佚此樂之流也樂本於道則欲不行故和平恬愉而不爲樂本於欲則不復有道故至於恥惑而已豈眞可樂哉

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鄭氏曰方猶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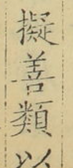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小人所樂不同自此至爲僞明君子已多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寬廣樂之教樂行民皆嚮仁義之道人君敦行善樂也反已多欲之事正樂興行民皆嚮仁義之道人君義理以成就政教之事正樂興行民皆嚮仁義之道人君如此可以觀其德行矣

長樂陳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是志以道寧而其仁足以成已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樂教和而其智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下則上所廣之教無非德教下所嚮之方莫不背僞而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樂書

延平黃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已之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反其情和其志豈他術哉亦以樂而已且情出乎性性則得之天者志生乎心心則存乎人者反其在天者然後可以和其在人者前則繼之以比類以成其行者學之事此則繼之以廣樂以成其教者教之事

馬氏曰反其一已之私情而和其在內之志則足以成已而未見其足以成物故廣樂以成其教所以和人心而有以成物也則樂行而民嚮方矣其效至於民嚮方君子之德斯可見矣



氏曰反去淫溺之情而調和其志比擬善類以成已之行不接心術心不存念也反情於內則不以欲忘道

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則必資人成己故足以成其行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內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教推夫在外之樂也自內而達諸外則樂行矣樂行而民知嚮方則君子之德著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鄭氏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也

孔氏曰德在於內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詩謂言辭說其志歌謂音曲以歌詠其言辭之聲哀樂在內必形於外故以舞振動其容樂之體有此三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是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歌詠之

是歌詠其聲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舞動其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原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故曰樂氣從之

張氏曰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先有三德為本於心後乃詩歌舞可觀故曰然後樂氣從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崇德奏之於詩為德言詠之於歌為德音形之於舞為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皆足以既德之實耶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樂出於虛寓於實則八音麗於器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皆得效其響焉記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施之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形也樂則舞蹈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蓋詩爲樂之章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爲樂之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古之教六詩者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以六德爲本故自樂器推而上之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爲音故自樂器推而下之及於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其酣爾非惡舞也惡其屢爾故酣歌常舞商書傲之屢舞躚躚周詩刺之三者皆本於心心合於氣故本於心而樂氣從之樂書之樂

嚴陵方氏曰五常性之所有也非德無以得五音德所寓也非樂無以發發而爲華然後散而爲器然器不止於金石絲竹特舉此以該之有言有咏有動皆氣之所使也所以使氣者心而已故曰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憂氣亦本於心然樂以樂爲主故特言樂氣而已

馬氏曰德者出於天命之性而非人之力也故曰性之端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也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也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與詩大序所言同意樂之氣謂和氣也樂由陽來豈無氣乎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孔氏曰情深謂思慮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通志堂

謂手舞足蹈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和順積於心中言辭聲音發見是英華發外也此據正樂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爲僞僞謂虛僞長樂陳氏曰情形於言而爲詩則情深而文明者詩之不可以爲僞也嗟歎不足而爲歌則氣盛而化神者歌之不可以爲僞也內樂而外應之爲舞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舞之不可以爲僞也三者一本於誠心而已誠則明明則能變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變化代興之謂天德蓋文者理之所謂而情出焉者也形者神之所舍而化出焉者也情顯於文故情不深則文不明氣合於神故氣不盛則化不神情深而文明是以誠心闡幽也氣盛而化神是以誠心微顯也然舞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天道兼焉豈非誠心積而爲變化之天德歟

嚴陵方氏曰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不可以爲僞也

慶源輔氏曰情深故文明氣盛故化神文明謂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有是心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樂紂作靡靡之樂彼豈不知爲鄙耶故曰唯樂不可以爲僞武之未盡善亦以是故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

孔氏曰前經論志聲容三者自此至始也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爲樂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

長樂陳氏曰心靜於自然而樂動於使然故曰心之動樂之本則隱而其聲則見故曰樂之象聲之單出則質必待文采節奏爲之飾也　又樂書曰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爲樂皆本於心焉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聲寓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故曰聲者樂之象也青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畧采於文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樂爲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

盧陵胡氏曰前論舞於聲心相應故此又言樂之心見於舞

慶源輔氏曰此足以見樂之不可爲僞也見乃謂之象有是聲則樂之象見矣樂有是象故因以文采節奏飾之而爲樂動其本猶言情動於中而形於外也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浦志堂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鄭氏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上紂木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

孔氏曰此以下引周武王伐紂大武之樂以明上三者之義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也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

也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太疾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世多違背道理武王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謂恒以道自將也既不違厭道理又能備舉而行之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已之情欲也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武王伐紂之義興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謂在位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君子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則好行善道小人觀武王之樂音亦聽伏已之愆過也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利益最深餘樂莫及故也

長樂劉氏曰先樂而鼓所以警肅其衆俾正心觀舞以知先王之德也大武之作先進三步以見其慎伐之方也終而又始所以法天之行往無不利也復其位以自治所以

警飭其民歸其有極也武王伐紂德有極於幽微而舞亦象之不隱蔽也獨樂其志所以嗣文王而行堯舜之道也天下之民攜老挈幼以歸之不厭其道之謂也而皆象之以舞焉備舉二帝三王之道脩而兼用之求以盡斯民之性也不私武王之所欲也

長樂陳氏曰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而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則情見而義立者武王伐紂義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終而德尊者武王偃武以脩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爲王德尊則天下宗之以爲君子

履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爲大乎 樂書

嚴陵方氏曰鼓陽聲所以作樂凡作樂皆先之以鼓以是故也作之將以用事用事不可以無戒作之乃所以戒之也三者數之成三步乃能見方者警戒之故也方者辨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焉作始之謂始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故也始爲往終爲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爲出復爲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故言飭焉樂由陽來陽之氣爲舒其德爲明故容雖疾而不至於拔者以氣之舒故也義雖幽而不至於隱者以德之明故也拔則其本去矣隱則其文匿矣不拔以見乎容雖疾而本常自若也不隱以見乎義雖幽而文又可考也獨樂其志言所樂在志不特在乎聲而已有志則足以達乎道故能不厭其道有道則足以制其欲故能不私其欲志則聖人之所自得故言獨道則天下之所共由故言備在己自得則久而不厭故繼之以不厭其道與人共由則同而無私故繼之以不私其欲情所以本樂之義故情見而義立樂所以崇君之德故樂終而德尊君子樂而好之則足以成其善小人樂而聽之則足以知其過凡此皆正聲所感故也且君子好其善而積之則足以成名小人聽其過而改之則不至滅身皆生之道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馬氏曰先鼓以警戒象武王伐紂有漸也再始以著往象武王以紂之不悛而

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象武王既勝而歸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能伐商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伐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立樂終而德尊言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尊武王伐紂所以著其善去其不善故君子因之以勸而好善小人因之以戒而聽過古之言禮者有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言政者則有曰人道政爲大而於此則又曰生民之道樂爲大此皆以其所備而言之也獨不及刑蓋刑者先王不得已而用之也

廬陵胡氏曰再始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也鄭云象十一年觀兵孟津十三年往伐凡再往也案此經汎論樂不指武王至賓牟賈論武之備再成而滅商乃武王再往之事不應前後諄沓也飭歸謂大抵師出當以嚴歸也極幽幽感鬼神也生養也樂助天地之化育是爲大

慶源輔氏曰自先鼓至飭歸言君子治飭之道不拔不隱則以有本故也所謂飭者因其本而文之耳固不可無其本也奮疾謂發揚蹈厲極幽謂無聲然即其容而情自見也獨樂而下又廣言樂舞之義不厭其道謂於道無厭斁也故能備舉其道以示人而不私於己舜之情見則韶之義立矣武王之情見則武之義立矣作樂所以崇德故樂終而德尊季札之見舞韶箾所以知舜德之不可加也君子小人有感於樂則心和君子之心和則好善小人之心和則聽過聽過謂知其爲過而退聽以改之也

黃氏曰樂終而德尊謂象武王應天順人伐紂成功王有天下之尊君子以好善者君子觀武王之樂知武王之德

以至仁伐至不仁救天下塗炭競好行仁義之善道也小人聽過者謂小人之心本不好善觀武之樂知天道福善禍淫紂以暴亂而滅咸聽知其過亦革心從善也

金華應氏曰先鼓以嚴其警戒者司馬法所謂平旦三通者自三步而積也三步以見其所向之方不待乎六步七步也蓋武王觀政於商諸侯皆欲伐紂而武王以爲未可也再整綴兆以爲之始明白洞達以著其往所謂今朕必往是也行列以環繞之以治整亂而飭其歸所謂大告武成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可謂奮疾矣而不失之暴舒徐和緩之象也遲之遲而又久可謂極幽矣而不失之隱明白洞達之心也靜而自守則獨樂其志所謂聲淫及商非武王之志動而有爲則備舉其道所謂周道四達禮樂交通也獨樂疑於可厭而不以爲厭者有道以爲樂備舉雖曰可樂而不私其樂者無欲以爲累也君子樂得其道今乃好善而進於道小人樂得其欲今乃聽過而抑其欲聽者退聽而自省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也

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鄭氏曰施言樂出不反禮有往來也自由也

孔氏曰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作樂使衆庶皆聽之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故禮言報也又廣明上意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名樂以受施處立名也若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章德報情又覆說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長樂劉氏曰樂象功德以勸於後世故曰施也禮將誠信以反於本初故曰報也聞樂而自強於善故曰樂其所自生也被禮而必荅以敬故曰反其所自始也是以禮樂行而章德報情反始之道達乎天下

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天道也禮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春夏散天地仁氣而之乎施秋冬斂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下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禮而主報亦是意也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一於反始而已禮器主乎禮故先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之神妙而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樂書

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爲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爲事故禮主於報樂主於施故樂其所自生禮主於報故反其所自始樂其所自生者樂其成於此而生於彼則有施之象焉反其所自始者反其終於此而始於彼則有報之象焉舜主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主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

樂樂其所自生故章德禮反其所自始故報情章德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情之爲言實也因其實而報之則有反始之意也魂陽物也報之以燔燎羶薌魄陰物也報之以黍稷心首此報情反始之意也禮言報情反始則知樂章德樂生也蓋文之省

新安朱氏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知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由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四明沈氏曰樂能發人之善心禮能還人之善心發之而不還之則亦何所安止哉

金華邵氏曰施有出而與之之義報有反而歸之之義樂者順人情而爲之者也人有此情聖人則爲樂以樂之故曰施惟施故樂其所自生生謂情所生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人情流而不反聖人則爲禮以反之故曰報惟報故反其所自始始謂情所始也樂章德所謂施也如韶以象紹堯武以象武功豈非施乎禮報情反始所謂報也如君臣則反乎君臣之初父子則反乎父子之初豈非報乎禮報情反始不必作兩句則義明矣

金華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荅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濩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饗朝聘皆報情而反始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賜之以禮

孔氏曰此又明禮賜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略之大輅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四衞則革輅蕃國則木輅而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爲緣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禮在於豐大故其車則大輅天子之德在於變化故其旌則龍旂車旂所以重國體寶龜所以蔽國謀諸侯以重國體蔽國謀爲先而以自養爲後故從之以牛羊之羣而使之有以自養此其贈諸侯之道也

又樂書曰殷尚質其大輅則木輅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一王路歟周馭王路者謂之大馭則王路爲大路明矣大輅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殷制非周制也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衞晉以大路杜氏以爲金輅蓋周天子之輅以王爲大諸侯以金爲大大夫以革木爲大其爲大同其所以爲大異矣周官司常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別之則旌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屬縿爲旒旒亦謂之縿旆以纁則旒蒨矣左傳謂蒨茷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青陽也仁之色也素陰也義之色也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火火以養信蓋殷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王乘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象天也青入爲黑北方之色也而知於是乎藏黑出爲
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爲
其能顯仁藏知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
其有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以其有守國之知故報
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以牛羊之羣車服以
庸其意如此

嚴陵方氏曰輅即路也輅有五曰王曰象曰金曰革曰木
然周之所以賜諸侯者雖同姓不過金輅而已王輅則以
祀而不以封焉此言大輅即金輅以其贈諸侯者無大於
此也故春秋傳言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
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以至凡受之於王者亦得謂
之大若鄭子僑叔孫穆子皆稱大是也旂以辨爲言龍陽
德之用也九陽數之極也諸侯體人君之道故飾以陽德
之用居人君之位故備以陽數之極以辨爲言則無敢僭
擬於天子青爲少陽之色黑爲重陰之色謀之於龜不過
欲知陰陽而已然以巾覆之於上又以藻藉之於下特以
之爲緣何也蓋諸侯非敢專亦循緣於天子而已故必天
子之所贈然後敢以爲寶也贈諸侯也以龜諸侯饗天子
亦以龜者不敢自專其知也贈諸侯以龜者與之共守其
寶也故經曰諸侯以龜爲寶牛羊者燕饗之所用則用之
未也非所先焉故曰從之

馬氏曰天子之卜筮用天地四方之龜天龜玄地龜黃東
龜青南龜赤西龜白北龜黑至於青黑緣之龜者天子之
至寶也然則大輅龍旂寶龜皆以贈諸侯何也蓋天子以
十二爲節大路繁纓十二就旂十有二旒青黑緣之寶龜
長尺二十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然

則大輅與旒青黑之寶龜賜以上公之禮也

金華邵氏曰樂爲施禮爲報諸侯得乘大輅建龍旂用青黑緣龜又從以牛羊之羣若幾於極其所施而無節矣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則禮之爲報蓋昭昭矣

金華應氏曰以其安民故報以車以其君民故報以旌以守國故報以龜以物民故報以牛羊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鄭氏曰理猶事也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

孔氏曰自此至天下也名爲樂情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變易換文也樂主相親是統領其同禮殊貴賤是辨別其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於此是包管於人情也

橫渠張氏曰禮者理也欲知禮必先學窮理禮所以行其義知理乃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夫立本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焉能盡禮文殘闕唯是先求禮之意然後可以觀理

嚴陵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而已至於情則不可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故也禮之所可易者制而已至於理則不可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故也前言樂者爲同禮者爲異而此言樂統同禮辨異蓋統同有別於爲同辨異有別於爲異爲則有人爲存焉若乾之統天復之辨物曷嘗爲之哉是以前則繼之以禮樂之事此則繼之以禮樂之說也說可言而已事則有所爲矣管者有所主治相爲終始

之謂禮樂出乎人而還以治人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先王之爲樂未嘗不順於人情以其情不可變也先王之爲禮未嘗不因於人理以其理不可易也樂動於內故以情言禮動於外故以理言樂者和也凡同者則統之禮者節也凡異者則辨之禮樂於人情無不包也

李氏曰樂者爲同而其同也因其自同而樂者統之而已禮者爲異而其異也因其自異而禮者辨之而已故曰樂統同禮辨異

慶源輔氏曰情之極然後形之聲音播之金石而爲樂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尊卑上下之理截然不可亂聖人則因而制爲之禮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之和故統同禮者天地之序故辨異禮之說不外乎辨異樂之說不外乎統同

金華應氏曰禮樂之說荀子說字作統

金華邵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憂者不可以爲樂和者不可以爲乖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以之制禮尊者不可使畏親者不可使跡豈非理不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之爲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睽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禮之爲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如此則天下之人情皆管攝乎禮樂之中而無所遺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偕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鄭氏曰偕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萬物

大小也領猶理治也

孔氏曰此經廣明禮樂之義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不可變易是知變也能窮極人心知內外改變樂之情也顯著誠信退去詐僞禮之常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僞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僞依天之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樂使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臣也

長樂陳氏曰自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噍以殺以至樂心喜心怒心敬心凡感於聲之變者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爲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化爲德之盛則窮本知變其樂情之至歟

誠者性之德僞者性之賊君子於禮有所竭情盡謹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全於天眞而不汨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有禮者此也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僞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樂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精粗內之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僞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 樂書 又曰樂所以僞天之情而達神之德禮所

以儐地之情而達明之德則神之在上者無不降神之在下者莫不興至於凝是精粗之體則主於樂以其為天地之和而百物皆化也領父子君臣之節則主於禮以其為天地之本則不放其良心知其在物之變則天地之序而羣物皆別也

馬氏曰窮其在心之本則不放其良心不遷於外物則樂莫大焉故為樂之情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此天地之情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能興禮樂則其和節至於與天地同故曰禮樂儐天地之情

新安朱氏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兩箇相對著誠與一夫僞也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

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僞須以誠尅去僞則誠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

嚴陵方氏曰儐者言負之而行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言神則知明之為人言明則知神之為幽禮以節之使有別樂以和之使無乖此神明之德所以達也若燔柴于泰壇以祭天瘞埋于泰折以祭地是禮降興上下之神也六變而天神皆降八變而地示皆出是樂降興上下之神也羣物皆別者禮所以凝精粗之體也百物皆化者樂所以凝精粗之體也承上令下之謂領領君父之節所以承上也領臣子之節所以令下也禮運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此領其節有見於禮矣記者言君臣莫不合敬父子莫不和親此領其節有見於樂矣必曰節者父子之尊卑君臣之

貴賤皆有自然之節故也內之父子外之君臣皆足以領其節則人之大倫盡於此矣

山陰陸氏曰傔猶所謂背藏也傔天地之情以微顯達神明之德以闡幽噓則流行吸則凝體精者其氣歟粗者其魄歟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其斯之謂歟

金華邵氏曰傔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傔之而出神明之德行於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上下之神寓於兩間禮樂則降興之而使合於此則禮樂之用皆自然而非僞爲者故以之凝爲精粗之體精者其至理妙用粗者其繁文末節也方是理散於天地神明與夫上下之間固無所依據及其凝而爲體以領父子君臣故大人一舉禮樂則天地之理皆昭著而不可掩蓋析而言之則天地上下之神固有異名合而言之則神明與上下之神其實皆天地之造化耳此所以禮樂一舉而天地自昭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鄭氏曰天地將爲之昭焉明也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觲曰觡蘇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生養萬物爲之昭著之事但天地訢合以下唯論樂不論禮記者主在於樂樂功既爾禮亦同也熹合者熹謂蒸動樂能感動天地之氣使下降上騰也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

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也天體無形故氣曰煦地體有形故體曰嫗此對文爾其實地亦氣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區者鉤曲而生出菽豆是也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觡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觡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蟄伏之蟲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得昭蘇似闇而遇曉死而更息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皆茂區萌則上達自物之有情者言之羽翼奮則飛者舉矣角觡生則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胎生無內敗之殰卵生無外裂之殈則樂之道歸是矣樂書

延平周氏曰所謂大人者豈非識禮樂之文而能述者乎和同天地而無開發育萬物而不遺此樂之道歸焉耳

嚴陵方氏曰舉禮樂而錯之則天地節和之道散於萬物而可見故言天地將爲昭焉將與將有爲之將同有先天而天弗違之意且舉非作也故不謂之聖非述也故不謂之明特舉而錯之散於事業而已故以大人言之天地訢合然後陰陽相得下文所言乃其效也歸言歸功於樂也上兼言舉禮而此止歸功於樂者有地道無成之意

馬氏曰禮樂偵天地之情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知自天地訢合以至於不殰不殈此皆天地將爲昭焉之

事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此言其氣之和也自草木茂以至卵生不殈此言其氣之和而物不失其性也夫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蓋樂所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區讀如字岐別爲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蓋萌一而區二若今茶言一槍二旗是也據此所謂不孕不育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尚聖人之餘事也

慶源輔氏曰煦嫗覆育以此四字形容天地相爲生物之理區萌當如字陸氏說優已成曰茂已生曰達飛鳥以羽翼奮爲成走獸以角觡生爲壯羽翼奮角觡生已生者得遂其成嫗伏孕鬻已遂者得孳胎不殰卵不殈者未生者得生上所言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歸之於樂之道焉耳盡

辭也

金華邵氏曰歸焉者謂此可歸之於樂而不可歸之他也

金華應氏曰歸者言樂之用復歸於此也蓋樂者出而不反疑其不能復歸也而至和所感羣物受之復凝結而會聚是樂之歸也　又曰王者以其位配乎天地故作禮樂以官天地大人德合天地則舉禮樂以昭天地制作成始也舉者成終也官天地者贊天地而育萬物也昭天地者本人情而承天地也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僩之以闡幽也天地之道明爲禮樂幽爲鬼神位爲上下物爲精粗內爲父子外爲君臣先王本天地之序以制禮本天地之和以作樂及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

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僞樂本窮本知變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皆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明禮樂有本本貴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則可以制於天下也

下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童者舞之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是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北面鼓弦言其處卑也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之後皆知禮之末節故位處卑賤也

長樂陳氏曰陽六爲律黃鍾其首也陰六爲呂大呂其首也作樂必奏律歌呂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者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皆樂之末節而非其本故童子舞之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陳尊俎司尊彝內外饗之職也列籩豆籩人醢人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爲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掌之仲尼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爲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不以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爲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已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

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末節言非禮樂之本數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內則言成童舞象則舞樂固童者之事孔子言邇豆之事則有司存則掌禮固有司之事律言首以該乎末堂上之音言上以該乎下干揚者武舞所執言武以該乎文以至言筵席以見北御言尊俎以見鼎彝言邇豆以見簠簋皆互相明耳樂師即大師也以樂人所師故謂之樂師猶工人所師而謂之工師也聲詩即歌詩也以歌者尚聲故謂之聲詩北面則非尊位弦謂鼓琴瑟堂上之樂樂師雖北面亦在堂上從南北

分尊卑也商尚質而喪禮以質爲主故使之辨喪禮

馬氏曰言童者舞之則知非達樂之意也言有司掌之則知謹守其掌職而已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之意樂之託於聲音節奏者非樂之妙也故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弦禮之託於形名度數者非禮之妙也故宗祝辨宗廟之禮則後尸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宗廟之禮主於敬而敬之所主在尸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主在主人商祝則知周兼用二代之禮

延平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末而聖人之與民同者也如其禮樂之本則豈非聖人之所獨得而與百王同者乎

慶源輔氏曰末對本之稱本末一理也在人知之如何耳非舍末之外別有所謂本也此皆自局於形名度數之間

而不能即事以求理即數以求義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氏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

孔氏曰以道德成就故在上則君上及主人之屬藝術成就故在下如樂師之屬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天下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得之斯爲德行之斯爲行能之斯爲藝執之斯爲事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事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是觀之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在主人祝相尸主以接神特以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者豈有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

樂書

延平周氏曰樂師不得弦於南面宗祝不得先尸而商祝不得先主人者以其有藝而非德有事而非行此先王所以詳辨其上下先後蓋將以制於天下也

嚴陵方氏曰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反本藝則務末故其成也以上下爲異序故君子於德必有據焉藝則游之其成也以先後爲異位行施於此而後事作於彼故

而已於行必有脩焉事則節之而已夫上下有位先後有序則足以爲法於天下矣蓋制而用之謂之法故也

馬氏曰德者行之蘊行者德之發事者藝之散藝者事之總德與行賢者之所能而治人者也藝與事賤者之役而治於人者也蓋有見於下而無見於上有見於先而無見於後者皆一曲之士也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而宗廟之敬主於尸則不廢於宗祝喪之哀主於主人則不廢於商祝而禮樂之本亦不廢於末節此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也然而至於本則尤爲君子之所務也

山陰陸氏曰此外王之事也若所謂內聖孰爲上下先後是倫也非制也

慶源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爾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作禮樂以示天下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孔氏曰自此至合之也明魏文侯與子夏問答古樂今樂之異身著端冕明心恭敬也端冕玄冕也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樸素如彼使人不倦至於卧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不知其倦也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夏殷湯之濩周武之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

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莊周曰大聲不入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豈謂是邪蓋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惟恐卧於新樂則在所内而不知倦此其問所以有彼此之辭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祭服聽樂猶檜君以朝服逍遥其好鄭衛之音不已甚乎樂書

延平周氏曰古樂和而雅感於人也深唯意誠者知其所以樂新樂淫而靡入於人也易故聽其音者不知倦慶源輔氏曰古樂古人之心聲也今樂今人之心聲也其心不古而使之聽古人之樂是猶以大羹玄酒而陳之於餐食者其不唾去也幸矣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樂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

孔氏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言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叅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姦聲弦匏笙簧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之類擊鼓必擊拊鄭引周禮大師職謂大師登歌令奏時先擊拊下管令奏時先擊朄證此經擊拊也始奏以文謂始奏樂時先擊鼓復亂以

武謂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金屬西方可爲兵刃故爲武鼓主發動衆音故爲文治亂以相者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訊疾以雅者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語說樂之義理道古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

長樂陳氏曰旅之爲義生於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列邪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鮑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維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

盡矣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剌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好善而聽過者矣樂書

書曰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械樂蓋樂者正也賓出而奏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

延平周氏曰進退以旅者言其齊而有儀和正以廣者言

其美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其序始奏以文者本乎仁復亂以武者制以義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古樂之作也如此故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其所以爲古樂也

嚴陵方氏曰進旅退旅言進退之整如師旅之陳也樂所以交歡師所以禦難於交歡之際乃若禦難之整則君子之樂豈或至於淫荒而生患哉故進退必爲之旅也和足以合生氣正足以感順氣凡以言其樂之聲也弦匏笙簧則舉八音之樂凡以言樂之器也始奏以文謂擊鼓而作鼓聲爲陽故謂之文復亂以武謂擊鐃而退鐃聲爲陰故謂之武復亂謂復有所治也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曰訊疾以雅訊亦治也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也道古即語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蓋謂是矣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言雅樂足以致此也古樂之發言樂之發見於事者如此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慶源輔氏曰此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古樂已盡和正以廣和而不流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所謂一張一弛也

馬氏曰始奏以文者所謂先鼓以警戒也復亂以武者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語而語者語其父子君臣長幼之節而合德音之致旅也語而語者語其父子君臣長幼之節而合德音之致既語而又有以道古道古者道上古之治而以明其作樂

之意也

橫渠張氏曰治亂以五成而分之時也周召之事故以相言之相者器之名然因周召之事名之以記其節訊疾以雅是發揚之事也雅亦器之名雅旣爲正必在中處當發揚蹈厲之時亦以此物記其節雅者正也故以文王爲大雅出車還率爲小雅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於旅也語謂唯是語樂言不及他飲射之際亦當如是

藍田呂氏曰訊疾以雅擊雅以任舞者之進也治亂以相拊相以治舞者之亂也舞者之進以象發揚蹈厲不可得而緩也其舞旣急行列不能無亂故武亂皆坐拊相以節之使正其行列復不可得而急也故訊疾爲太公之志志以伐商而不可失治亂爲周召之事歸馬散牛不復用兵

教之以禮樂者也

濂溪周氏曰古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濫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滌且和焉濫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古此新樂之發也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

無以治之優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

優或爲優

孔氏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謂今世淫樂也俯謂俯僂曲折行伍雜亂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作樂之時及有俳優侏儒短小之人舞戲如獮猴間雜男女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禮旣與古樂乖違樂雖終不可語道於古也

延平周氏曰進退皆俯非有儀也姦聲以濫非和正也溺而不止非所以爲廣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而語今則無倫道古則有悖此其所以爲新樂也

嚴陵方氏曰夫屈伸俯仰樂之文也一屈一伸一俯一仰樂乃成文今則進退皆俯豈所以爲樂之文乎姦聲所以感逆氣者濫若鄭音之好濫溺若文侯所問之音言流而不知反也倡優侏儒皆淫樂以之爲戲也獶即猿也戲若猿獶之無辨故言獶雜子女獶雜故不知父子父子者人之大倫不知父子故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馬氏曰聲既以濫而失節又雜之以侏儒女子則樂之淫益甚也語者語君臣父子之節而不知父子則樂終不可以語道古者道其治古之隆而淫聲起於亂世則於古無以道

山陰陸氏曰惡不頓進濫而後溺溺而不止然後浸淫乎獶雜是之謂反

慶源輔氏曰進俯退俯有慚忤之意其曰古樂之發如彼新樂之發如此而使文侯自得之此子夏所以善啓君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鎛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

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聲和乃爲樂音則心邪聲亂不得爲樂是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爲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衆庶之見耳孔子惡鄭聲之亂雅及顏淵問爲邦而告以韶舞子夏所學則孔子也故必叩其兩端以盡陳善閉邪之道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

嚴陵方氏曰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近而所以爲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

馬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樂與音蓋相近而不同矣至於子夏之意則異於此蓋文侯所問雖先王之雅樂而其意之所存者鄭衞之淫聲不足以爲樂而可以謂之音而已孟子言今樂由古樂在於與民同樂而已究其實則古今之樂不同猶天地之異也

慶源輔氏曰先言聲樂之異後又言君之所好者溺音正之以漸也不然文侯有不復問矣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

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鄭氏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德音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子夏與文侯問答古樂之正大當當謂不失其所案禮緯含文嘉云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爲三綱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弦歌詩頌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經引詩云大雅皇矣之篇鄭註德正應和以下皆昭一十八年左傳文詩言王季之德既正天下應和故其音莫然而靖其明可以照臨四方施惠勤勞不私於己廣及等類教誨不倦能爲人師長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故能王此大邦慈和徧服又能擇善而從之王季之德如此可以比擬文王無可恥悔左傳引此詩皆以爲文王謂比校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與詩文互意別也王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詩云德音此經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大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然後內

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也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爲德音之樂邪周之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過虞業維樅貴鼓維鏞矇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邪 樂書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而地不應地氣上而天不應若是則逆矣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或雪霜大摯夏或草木零落若是則忒矣非所謂四時之當也民之有德以其有恒產故有恒心也五穀昌以時和歲豐也疾熱疾也妖則左氏所謂地反物爲妖是也祥與亳有祥之祥同疾疢則災之

加乎人者妖祥則災之加乎物者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凡此之類則知天地之間至纖至悉無不當於理矣故曰此之謂大當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弦歌詩頌故曰此之謂德音樂者德之華故德音之謂樂

馬氏曰天地順而四時當以至疾疢不作而無妖祥者言和之極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足以爲樂故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由父子而推之則盡其親疎之序由君臣而推之則盡其貴賤之等疎不得以間於親賤不得以覬覦於貴如此則上下之志定矣大曰綱小曰紀書曰若綱在綱記曰紀散而衆亂則紀綱者衆目之總也紀綱正無所不正矣故言作爲父子君臣而卒之於天下大定自天地順而五穀昌以至於天下大定則其和與節無所不具矣然後寓其和節之意於形

名度數之間故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之謂樂德音者言其有德之音也然作為君臣父子必在於天地順五穀昌之後者蓋天地四時失其當而五穀失其昌則彼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詩之所謂莫其德音者非在於樂而記者以樂言之則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也記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克明言明於善也類亦善也書曰自底不類此言其止於善也克長者其德可以長於人克君者其德可以君於人可以長於人然後能王此大邦而克順克比也克順者言民順之而不逆克比者言民輔之而不貳此大王之道也而比於文王則其德又不止於此故其德靡悔靡悔者賢人之事也無悔則聖人矣其德至靡悔則仰有以受福於天而俯有以施澤於後世故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凡此者皆以其莫然清淨之德音至於如此

盧陵胡氏曰父子紀綱閨門君臣紀綱朝廷禮緯引二綱不經之論今所不取

慶源輔氏曰紀綱正而天下大定蓋天下以序而後定樂以定而後作正六律然後可以和五聲和五聲然後可以弦歌詩頌詩即今之風雅頌即今之三頌也此詩雖言德音而不言樂然既曰德音之謂樂故可引以為據耳要之樂之功亦可以致此此子夏可語詩之一端

講義曰父子君臣是人倫所固有者而曰作為何也人固有父子未必有父子之恩人固有君臣未必有君臣之義必待聖人作為禮節以明之如書所謂勑我五典五惇哉此紀綱正矣人倫既正天下復有何事故曰大定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

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鄭氏曰君之所好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者非樂也文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鄭宋齊衛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孔氏曰此經子夏與文侯問答溺音所出也濫竊謂男女相偷竊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宋音所安唯女子所以使人志沒溺即前所謂溺而不止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已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於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淫聲也而經惟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不云女色者案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煩志齊詩有衰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故總謂之溺音也

延平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長樂陳氏曰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爲德音之樂也蓋樂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淫章德古樂之發也 樂書

馬氏曰鄭音好濫而使人之志淫宋音燕女而使人之志溺衛音趨數而使人之志煩齊音敖辟而使人之志喬祭祀之所用在和與敬鄭淫宋溺則失於敬衛煩齊喬則失於和是以不可用之於祭祀也

山陰陸氏曰前言所好者音也今乃言所好其溺音乎是引其君有漸也蓋詞不迫切而意已篤至古之人多如此

四音淫志爲甚溺志次之煩志喬志又次之

慶源輔氏曰既云德音而不及溺音乃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乎疑辭也所以致文侯之問而後語之也不然則將勃然如宣王矣四國之音在當時如此宋音其紂之遺乎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

孔氏曰此經子夏重爲文侯明正樂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言樂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施於政教何事不行也

長樂陳氏曰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肅陰事也而禮由陰作以敬爲主雝陽道也而樂由陽來以和爲主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樂中之禮於是見之矣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以是而已

慶源輔氏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則濫與淫何事可行也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孔氏曰此經子夏勸文侯謹行古樂以此化民無不從也

引詩厲王大雅板之篇
嚴陵方氏曰言人君謹其所好惡則以戒文侯之好溺音
故也君則指其人上則指其位
馬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
如此則爲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愼也君者臣之倡丄者
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
廬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
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
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
尊卑長幼之序也
鄭氏曰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爲
簨虡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孔氏曰此經論聖人作爲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柷形如
漆筒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齟齬篪七空塤
六孔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鬻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
耳自擊鼓革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公云革
木一聲註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既用質素爲本然後
用鍾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
斧也狄羽也聲旣文質備矣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則
可以用於宗廟之中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廟中
以接納賓客賓入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是
也又用樂體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
六佾是也若聞樂知德施於子孫是示後世使聽之莫不
和順莫不和親是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

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爲鞉鼓而鞉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爲椌楬而楬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爲壎而始有所倡作竹爲篪而終有所和則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爲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爲鍾磬宣之匏絲以爲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酳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夫樂之在器以鼓爲君以相爲相在磬以宮爲君以商爲臣歌在上而貴舞在下而賤

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貴賤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其間不言椌敔而言椌楬者椌以中虛爲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爲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楬蓋聲之出也樂由之合聲之伏也樂由之止亦陰陽之義書曰合止柷敔樂書

嚴陵方氏曰鞉革音也椌楬木音也壎土音也篪竹音也至於鍾則金音也磬石音也笙匏音也瑟絲音也凡此八音畢備矣而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於是樂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諸事也獻酬酳酢見鄉飲酒解酳即後言執爵而酳是也則獻酬酳酢所兼用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樂之際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官經有言干戚羽

旄有言鍾鼓干戚有言羽籥干戚有言弦歌干揚有言干戚旄狄其言各不同何也蓋干戚干揚皆武舞也羽旄羽籥旄狄皆文舞也干則盾也戚則斧也揚則鉞也干以自蔽戚揚以勝人武之事如斯而已旄以示愛羽以示飾籥則六律之所生狄則五色之所備文之事如斯而已所舉雖各不同所以主文武之事言之則一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鄭氏曰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磬當爲罄字之誤也罄謂分明於節義廉廉隅也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讙以立動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爲歡動或爲勳有所合謂以聲合成己之志孔氏曰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聽之思其所用之臣金鍾之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軍士壯氣充滿而武事可立也石聲輕清故罄罄然能分明辨別既能明別節義則不愛死也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以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也竹聲既擥聚故能立會以聚衆笙以匏爲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爲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鼙之聲使人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事也君子謂知禮樂之情者聞聲

達事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己之志意

橫渠張氏曰所謂至誠動金石只爲人能感動譬之鼓鍾其武者叩之則怒其悲者叩之則悲如此可必謂擊鍾而求鼓音則却無是理

長樂陳氏曰樂聲有陰陽之殊人事有陰陽之辨則樂之與人常相象而未常相異君子聽樂之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而無所戾矣蓋鍾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鼙爲坎鍾聲鼓鼙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爲事故鍾聲所以象武臣石聲所以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滋養爲事故絲聲所以象忠義之臣竹聲所以象畜聚之臣蓋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內小人樂得其外樂得其內故必思其所象樂得其外則務其鏗鏘而已魏文侯之不倦新樂蓋亦不過於五者而未及其所象此子夏所以致曲而深論之也然君子必思畜聚之臣何也蓋君子聚人以財而理財以義則其思畜聚之臣欲其免於急與不足之患而已此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其與夫聚斂有間矣　又樂書曰鍾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肺於五性爲義金則奏而爲鏗鏘言則發而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此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出於絲絲聲則嘐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笙簫管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

聚衆之義焉此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鼙則爲革聲一也士譁而讙羣趨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場有志義之臣則内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爲國之道無競維人而已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誠有所合之也言鍾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爲琴瑟竹之爲竽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鍾之爲金鼓鼙之爲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鍾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異制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音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必言君子者惟君子爲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爲罄字之誤豈經旨哉

嚴陵方氏曰其聲溫柔者足以悅人其聲堅強者足以警衆而號令所以警衆也故鏗以立號警衆則所及者廣故號以立横横者廣也從順爲文横逆爲武故横以立武磬聲作乎上衆聲依乎下上下有辨南交而物以之生北辨而物以之死故辨以致死聲之細莫如絲陽以大爲樂陰以細爲哀樂則舒而無疆界哀則戚而有分際廉者分際之謂有分際所以立已故廉以立志立志者立已之謂也竹聲濫濫者汎濫之謂淵而靜而與物分流而動乃與物合故濫以立會分之則散會之則聚故會以聚衆鼓以作爲事默則靜讙則動靜則止動則進蓋樂之聲作乎彼君子之思感乎此則以彼之情有以合乎此之意故曰有所合之也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而樂以聲爲主故此以鍾磬爲首然金尤爲善鳴故以金石爲序琴瑟者堂上之

樂竽笙簫管者堂下之樂故又以絲竹爲之序凡作樂皆曰鼓樂由天作終則有始故以鼓鼙終焉竽笙爲匏簫管爲竹合言之者竹而已衆音皆言其聲之狀獨於石則直言磬者以石止可以爲磬也蓋八音之中唯土與石止可以爲塤磬畜若易所謂畜物之畜聚若易所謂聚人之聚畜聚之臣則異乎聚斂之臣矣將帥亦武臣或於聽鍾聲思之或於聽鼓鼙之聲思之何也謂之武則存乎所守之志而已謂之將帥則見乎所行之事焉鍾金音也鼓革音也軍旅之法以革而進以金而止故其別如此

山陰陸氏曰武之事橫矣磬盡也詘而盡也若王斷以復續其異於石終而後詘經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凡盡則詘窮磬爲折形以此竹聲濫所謂蕩是也毛詩傳曰磬聲之清者笙磬同音可謂同矣無所不入而後可以立會伯夷隘立志者好之柳下惠不恭立會者好之鏗金聲鏞王聲其泛言之則通

李氏曰有禦難之臣則姦宄不敢肆有藩捍之臣則外邦不敢犯有衣食之臣則國用足禦難之臣所謂忠義之臣也藩捍之臣所謂武臣也死封疆之臣也將帥之臣也衣食之臣所謂畜聚之臣也故詩曰山有苞櫟隰有六駁又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櫟爲山之芘蔭藩捍之象也六駁在隰能禦難之象也棣與檖皆可養人衣食之象夫有其臣而君忘之此不思之者也君子一聽音而有以思藩捍禦難衣食之臣則其好樂也國之良士將矍矍而來蹶蹶而進休休而樂矣君子之於樂也豈聽其鏗鏞而已耶

廬陵胡氏曰號猶伯牙操鍾之號橫謂壯氣充盈祭義云橫乎四海鄭謂磬當爲罄案古字通用耳磬樂器也或爲

殺云磬于甸人是也或爲折磬折則佩垂是也或爲絞訐掉磬是也或爲盡磬無不宜室如懸磬磬聲磬然是也殺也絞訐也盡也皆有死義哀謂婉妙廉猶廉遠地則堂高之廉立志志不可犯濫濫觴之濫有聚意君子以聲合成已之志如上五思也

慶源輔氏曰此亦子夏對文侯辭又據下以教之前言君之所好者音也夫音與樂相近不同故此又爲文侯言古人之聽音亦豈徒哉亦有合成已之志者也君子之志意在得賢而用之耳堅剛之聲號令似之故鏗以立號號令則所警者衆故號以立橫廣大則武之事也故橫以立武磬折也盡也折而盡所以立辨辨而後可以死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封疆尤辨之大者哀則自有廉隅而不流有志者似之志義謂志在於義也所志者義則不爲容悅矣地上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所謂畜聚之臣者如師之君子是也鏗鏘者聲也號與武者義也聲在彼義在我君子不徒聽其聲而已必有感發其在我之意而已猶言鏗鏘以例其餘也

金華應氏曰文侯方以濫泊爲可厭則使其聽鏗鏘之可喜者焉方以昏倦惟恐卧則欲其聽之而致思焉且使之思武臣將帥死節志義與夫畜聚之臣則其志氣感發慷慨興起而視優侏子女之優雜皆不足以進乎前此子夏之善告君也故嘗謂古今本無異樂而雅俗不容同音顏子問爲邦孔子告以樂則韶舞欲其知所慕也繼以遠鄭聲者欲其知所戒也春秋去舜逾千載而鍾鼓管弦之音猶未衰則古今固不可謂有異樂也然鄭聲不可不遠者

以其淫而易以溺人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齊宣王自
謂非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視魏文侯之惕然自省
則大不同矣宣王迷而未悟故孟子告以今樂由古樂者
其辭寬文侯悟而求之故子夏告之以古樂新樂之發者
其辭嚴異時文侯能知鍾聲之不比亦畧有見乎樂矣然
明於音而聾於官卒未免見笑於田子方蓋區區徒能辨
其聲而未能得其官以典樂樂官猶然而況於將帥死封
疆之大者乎

石林葉氏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周衰天下未
有能以身致死而援之者子擊磬於衛荷蕢聞之以爲有
心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鍾磬絲竹鼓鞉之聲既不同而所立者亦不
同故君人者聽之亦各沿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
又安足思也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蓋君子畜聚而
能散則異乎人之畜聚也

後學 成德 校訂